

中國傳統文化的捍衛者——
國史大師錢穆教授生平及其著述

李木妙編撰



香港新亞研究所

新亞學術專刊第五十四種
New Asia Academic Monograph No. 54

中國傳統文化的捍衛者——

國史大師錢穆教授生平及其著述

The Life and Works of Professor Ch'ien Mu, 1895-1990

香港新亞研究所

New Asia Institute of Advanced Chinese Studies
August 30, 1994



圖 4. 錢賓四先生紀念銅像



圖 5. 由台北聯經出版的《錢賓四先生全集》



圖 6. 錢穆故鄉——江蘇無錫南延祥鄉嘯傲徑七房橋



圖 7. 筆者攝於戰時錢穆故居——蘇州耦園



圖 8. 吳沛蘭、錢樹棠、錢行、錢輝等攝於戰後錢穆曾任教的
江南大學(榮宗敬、德生兄弟創辦)校舍門前(1984年春)



圖 9. 無錫江南大學校園一瞥(筆者攝於1987年春)



圖10. 位於台北士林外雙溪的錢穆故居



圖11. 現成為「錢穆先生紀念館」的素書樓外貌



圖12. 錢賓四先生書室



圖13. 素書樓客廳擺設



圖14. 錢賓四伉儷漫步於香港新界沙田和風臺故居



圖15. 錢賓四伉儷蒞臨新亞研究所與校友合照



圖16. 錢賓四先生偕侄錢偉長先生合照



圖17. 錢賓四先生與留在大陸子女「傍晚散步」於新亞書院
民國七十三(1984)年7月



圖18. 錢夫人胡美琦與幼女錢輝攝於秦家水渠三兼小學
民國七十九（1990）年11月28日



圖19. 筆者與錢行師兄攝於蘇州中學校園



圖20. 筆者與錢輝師姐攝於蕩口鎮果育小學



圖21. 筆者攝於錢賓四先生經常到遊之蘇州勝跡

為法聖繼絕學

單周堯敬題



艱

險

我

奮

進

困

乏

我

多

情

摘自新亞校歌錢穆教授詞

李木妙



敬啟

梁 序

一九九五年，適值錢穆（1895—1995）教授誕生一百周年，新亞書院要籌劃一個研討會，配合紀念，李木妙先生這本傳略，正好用作適當的參考資料。

兩年前，當李先生對我談及他正在努力苦幹，還未完成的《國史大師錢穆教授生平及其著述》之時，我對他表明個人的希望：祈望他的大作不單只讀古書，唸中文、中史的朋友能看，其他外行的人，其他對中國文化認同、嚮往的中國人都能看，均能從閱讀之中，認識中國當代史學、國學的巨匠，認識多一點中華傳統文化。

我祈望的，說不定也出自個人的需要。我們以專業技術謀生的，在求學的年代接觸中國傳統學問的機會少之又少；任職之後，以香港業務節奏之緊湊，參與項目之多，服務、教學、科研，已經喘不過氣。若要站穩席位，在本地、外地周旋，必須格外努力，哪裏還有抽身多認識傳統學問的機會？另一方面，自出娘胎之後，便深受中國文化陶冶，任你西化到甚麼程度，只要你用的是中國結、看的是中國書刊、交往的是中國朋友，那你根本便是中國文化的產物，怎樣也洗脫不了。你的思想方法、價值觀，沾染著傳統文化的風采；無論高見、偏見，宏論、怪論，都必然帶著傳統文化的味兒。舉例，今天仍廣泛可見晚輩敬老，不正是傳統孝道的現代體現嗎？再如嚴父蠻夫的專橫，他們目空一切、信心十足，何嘗不是傳統家長式專制的遺留現象呢？

現代中國人對於傳統文化，切宜加強認識。無論課程之內，傳統文化的成份怎樣特別保留，除了專門進修之外，比重自然有限。要不斷認識自己，不斷認識自己的文化傳統，惟有倚賴個人的不斷努力，尋求適當的參考資料，適當的業餘進修機會。

我們舉辦一個紀念錢穆先生百周歲活動，正是帶著一個提供普及資料、普及學識的願望。活動之中因此包括學術性研討（那將以學者為主要對象），公開性講座、小規模展覽會、論文比賽等項目；而李木妙先生的《國史大師錢穆教授生平及其著述》，與我們的工作恰有異曲同工之處。他仔細地記錄了錢先生的生平事蹟，詳盡地收集錢先生的著作目錄，並作

了提要簡介，對未能閱讀錢先生大作者，提供了實際的幫助。提要 and 簡述當然不可能傳達原著的全部內容，可是對未讀聖賢書，而又有興趣認真地渴望加強中華文化認識者而言，確實供給了取巧但又實用的資料與引介。

開筆我已聲明自未讀聖賢書，對文、史、哲均外行，怎能為《國史大師錢穆教授生平及其著述》寫序呢？從李先生的立場看，錢氏幾經艱苦和挫折，創辦了新亞書院，開展了他復興中華文化的基業；作為繼承錢先生的新亞接班人，有責任為傳略說幾句話，這方面的邏輯是可以接受的。認識到錢先生苦學、自修成功的歷史，也許外行的我，在履行任務的當兒，不必太拘泥學問專業的背景吧。我們外行的未必領略老師的古籍研究，歷史和哲學的分析，但起碼直接和間接地目睹先生「手空空，無一物」，努力創業，以「千斤擔子兩肩挑」的精神，把今天的新亞書院締建起來。我們在感謝祖師之餘，深受他的國學成就的感染，能不奮發，仿效他老人家的問學精神，去多了解、多認識中國文化嗎？

錢先生榮獲當代公認推崇的成就，在史學、國學等方面。他老人家晚年，自認為最重要的發現和心得，卻屬於「天人合一」觀。西方文明把「天」和「人」分開，「天」的偉大凌駕於「人」；「天」的實際體現，見諸西方宗教，即屬於基督教系統的宗教，「人」必須拜服於「天」，才得幸福、得永生。錢先生指出：中國文化傳統之中，「天」「人」一體；人的思想行為不斷充實，趨向高尚，永不休止，於是昇華到「天」的境界。「天人一體」，屬於積極進取的人生觀。中國古人一直認為：「人生」與「天命」，最高貴、最偉大處，在把兩者合而為一。錢先生深信，中國文化中的這些精髓，對世界人類未來的貢獻，無可比擬。

我雖未讀聖賢書，憑著記憶中的一點孔夫子、印象中的一點〈齊物論〉，亦能領略錢先生的「天人合一」觀。錢先生的一生，從卑微中奮鬥、努力不懈，永不言倦，而最終獲得卓絕成就，對我們來說，是最有力的「天人合一」的體現和明證。新亞書院幸獲偉大的創辦人，他的教誨，更超越了專業的範圍，超越了文化、種族隔膜，直接給我們指出一條光輝的人生大道。

新亞書院院長 梁秉中序於香港中文大學
一九九五年二月八日



圖 1. 錢賓四先生攝於中大新亞書院四十週年校慶日(民國七十八(1989)年10月10日)



圖 2. 錢賓四伉儷攝於新亞書院賓館



圖 3. 筆者攝於錢穆先生手創的新亞書院

441576/02



圖22. 筆者攝於錢氏母校——果育小學



圖23. 筆者攝於太伯廟內



圖24. 筆者攝於蕩口鎮鴻模學校



圖25. 筆者攝於錢氏曾任教的蘇州中學



圖26. 筆者攝於戰時錢賓四先生在蘇州故居



圖27. 筆者攝於錢賓四先生經常到訪的蘇州勝跡